

行 卸 社 發 售 書 國 民 讀

夢

殘

著 翼 鐵 吳

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

月 三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54008

# 殘夢

(三幕喜劇)

## 第一幕

黃公館的大客廳，正面是個通飯廳的大拱門。右面是兩扇漆爾西式的落地長窗。從窗內望出去，好像是一個幽靜的花園。左面是扇通甬道的門。室內有沙發，茶几，和椅子。茶几上有花瓶，爐具之類。牆壁上有西洋名畫，和電影明星的照片。這屋子佈置得非常摩登闊綽。

(開幕的時候，正是八點鐘上的時候，黃太太由左門走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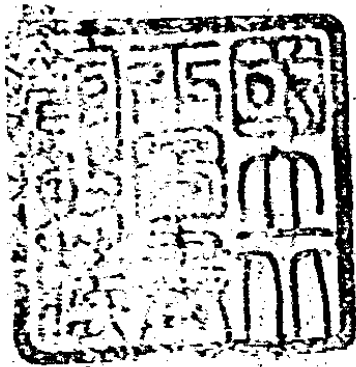
太：(自言自語地。)(都八點鐘了，(走到右面，拉開長窗的帷幔，陽光射了進來。)

該來了吧。(一轉身看見，左門外有個人影閃閃。)(廚子，廚子，你進來。

(廚子一手提着菜籃，一手提着一隻肥大的活雞，走了進來。)

殘

夢



廚：太太，您是叫我嗎？

太：今天的飯菜要多預備點兒，姑少爺今兒從前方回來。

廚：是啦，（轉身就走）

太：別忙，我問你，你是不是剛從菜市回來？

廚：是的，太太。

太：都買到些什麼新鮮菜呢？

廚：青菜是愈來愈貴了，今天是一毛三乙斤買來的。

太：唉，我現在又不是跟你算菜賬，我問你今天都預備了作些什麼菜？

廚：今天預備熬鍋雞湯，弄個蝦子鮮筍，乾燒四季豆。炸個蝦球，燒鱈魚絲。另外呢，

再配兩個菜；什麼干貝炒蛋啦，什麼……

太：又是炒蛋，又是炒蛋。你們當廚子的祇要沒有菜，就會跟蛋滾上了。

廚：要不來個掐菜炒燒雞絲，什麼紅燒牛腩啦；倒都是下飯的菜。

太：這還像一句話。你想姑爺人家是從前線回來的，不知道受過多少苦了，再不預備點像樣的菜招待招待他，怎麼說得過去呢。

（黃毓霖穿着睡衣，滿臉揉着肥皂，似乎正在括臉，慌忙着由左門進來。

毓：到了嗎？到了嗎？

太：你說什麼？

毓：我是說衛邦到了嗎？

太：姑爺還沒有來呢。

毓：（因為他是一個近視眼，很吃力地望着門上的鐘）這是幾點鐘了？

太：你的眼鏡在這兒。（把眼鏡拿過來給他戴上。）

廚：太太，沒有什麼事了嗎？

太：好，你去預備菜去吧。哦！早晨還得先預備一鍋麵，姑爺一到大家都吃，聽見了沒

有？

廚：聽見了。

太：下去吧。

廚：是是。（廚子走下）

鏡：（看了看鐘）都八點多了，怎麼，怎麼？（打了一個呵欠）他還不來呢？他來信上是怎麼說的呀？

太：我記得明明白白寫着是六點半到站哩。你昨天晚上沒有看那封信嗎？

鏡：昨天晚上在黃松樵家裏打麻將，整整打了二十四圈。打得我筋疲力盡地回來，我就沒有顧得看那封信。記得你昨天晚上告訴說他是六點半鐘到。

太：你再看看這信吧。

鏡：（接着信，又打了一個呵欠）「親自奉命增援××」噫！××是什麼東西，跟老丈人也保持軍事秘密。」「親自奉命增援××」，轉戰三週，犧牲雖大，幸而未辱使命，並予敵一嚴重打擊，殊堪告慰。今得批准，後方休戰，定十日晨六時半到站。乞賜

知媽華爲禱，婿衛邦叩稟。

太：還是六點半到站，一點也不錯。

鏡：現在八點都過了，也該來了。

太：我聽說他有信來，說我已經放心多了。衛邦自從上次在洛陽來信，兩個多月沒有消息，可真叫我提着心。

鏡：我何嘗不是吊着胆呢。

太：萬一衛邦從那時候起沒有了下落，可叫我怎麼辦，可叫媽華怎麼辦。

鏡：這都是你幹得好事，你還說呢。

太：衛邦這個大什麼都好。脾氣又和善，個子又魁梧，配媽華真再合適也沒有了。而且媽華和他的感情也很好。我那時候就沒有想到他是個當兵的，可誰又能想到這回是跟鬼子拚命呢。現在打仗不論什麼軍長，師長的，都得領頭去打。何況他既是團長，他也不能躲在家里不出去呀。

鏡：出去。哼，如果碰到運氣上頭陣亡了，媽華就要變成個寡婦了。

太：他們的親事也是你極力主張的，你怎麼現在完全怪在我的頭上了？媽華不是我親生女兒，可是我總想對得起她。作繼母的苦，是你這輩子嚐不到的，我又不是想把他打發出去，就趁了我的心願，你看她現在還是住在娘家的時候多。誰對他見外來着。就說我那時候沒有想到，難道你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衛邦是個當兵的嗎？

鏡：好了，好了，別叨叨啦。等衛邦這回回來，爲了替媽華將來設想，給他找文靜的事幹幹，這不就得了嗎？（打了一個呵欠）哎呀，可困死我了，我還是得去睡一會兒去，等衛邦回來，你再叫我起來吧。

鏡：還是先睡覺要緊。（轉身向左門走。）

（窗外有汽車喇叭聲。）

太：你聽！汽車聲音，沃約衛邦來了。

鏡：（停住）祇有保華同媽華去接他嗎？



不！德祿也去接去了。

鏡：（走向窗前外望）「可不是來了，我睡覺不成了。」

（黃保華提着一個沙波箱急急由左門走進）

保：來了，來了，姐夫來了。

鏡：哦，哦，哦。（把將臉上的肥皂擦了去，迎到左門前）

「你保華把沙波箱拉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去。」

鏡：（對保華）「你這是做什麼？」

保：我給姐夫預備一個好的地方去坐。

鏡：呀！為什麼？」

保：不是受了驚了嗎？」

鏡：什麼？」

保：這次戰事激烈，他受了傷了。

鏡

去，胸裏傷在那裏。

他，舉手在手上。

鄭：在軍中，那還好，學離心還遠，噢，不要緊？

保：當然不壞，他是從軍醫院養好了出來的。可是那光榮感像獎章一樣永遠掛在

別他胸裏，是別人搶不走的。

鄭：媽，扶着鄭，鄭的汗流下來，鄭是一個英勇的戰士，左臂齊根折去，右腿也不便

行走，他架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了進來，他的精神並不因受了傷而顯衰頹的

那樣，冷笑着，說：美嬌，美嬌。

衛：老鄭，勞您久候，請坐。

鄭：衛，您可回來了，辛苦，辛苦，不容易，請坐，請坐。

衛：沒有什麼，這回差強自慰，總算盡了一點責任（對太）媽，您這一向好？

媽：您聽他的，一技胳膊也打丟了。

太壞咬齧！嘖嘖嘖，你是怎麼啦？快坐下來吧。

衛：太壞咬齧？嘖嘖嘖，你是怎麼啦？快坐下來吧。

衛：太壞咬齧？嘖嘖嘖，你是怎麼啦？快坐下來吧。

衛：犧牲得夠夠痛痛，你倒還附附燃地方打的。你來信只說在××，××是什麼地方

呢？即即光榮山山山山山。

衛：我們是在青龍莊西北方面起程進攻這回漢南，歐陽少雲他們捉迷藏一樣，我們

來兵個趕進漢南也來個迂迴，迂迴對迂迴，套來套去；把陣線扭成螺絲一樣了。

這回漢南鬼子吃夠了苦頭，最後他們又敗退地，就昇我們四路會攻他們的時候，我

們帶了。帶到了徐州，激飲陣陣懸懸懸。

衛：（換了換着那胳膊的斷根處）吃驚地！你的傷很重，要不要再治一治呢。

衛：我後來到鄭州軍醫院施過手術（拍了拍肩頭）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衛：不過這這職是打掉了你上雙手。

衛不祇是那隻沒有多大用幹的左手，我右手還存在着怕什麼，不耽誤我吃飯，穿衣，寫字和放槍。

說：肢體損傷一部份比多些錢是更件遺憾。

衛帶爸爸。我可不想這樣。無論如何這汗流難逃的民族抗戰，我是參加了，多少出了一

點力。至於說肢體的損傷，好在我不過是當模特的時候，幾隻胳膊，對於我的生活

來還不至於麼大礙。

衛保證說的我覺得這次為民族抗戰，死還是值得的；何況祇是受了一點傷，不過留下了

與一個光榮的徽記罷了。

（林梅祿提着箱子跨進門來）

德：太太坐姑爺的皮箱是放在小姐的房間里嗎？

衛：自然是在小姐房間裏了。這還用問嗎？拿到樓上去。

大德：是。

保：（把他所提進來的小皮箱，也遞給德祿。）把這個也帶上去。

德：是。

太：德祿你放好了箱子，馬上就去預備點心。

德：是！（揚着箱子出室）

太：（站了起來）衛邦，你想吃什麼東西，快說，好叫他們預備。

衛：不用費事，什麼都可以。

媽：（斟了二杯茶，送到衛邦面前）你先喝杯茶吧。

衛：謝謝，（媽華拿着茶杯給他喝）謝謝你。

太：毓霖，去洗臉去吧。（轉身走出室去）

毓：等一等我就來，（拖過一隻橙子坐在衛邦旁邊，親切地）我說衛邦……

衛：爸爸。

毓：我問你，這個，這個，你對於這次戰爭的前途是怎麼看法呢？

衛：我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我們有最後勝利的把握。

鏡：可是將來又怎麼善其後呢？

衛：這時候還談不到呢。

鏡：我們願意總要顧慮到的呀（走出室去）

衛：我想，我們能夠適應現在，我們自然也能適應將來。目下只有打，多打一天，多給

敵人一天困難。保衛徐州也就是保衛漢口也就是保衛中國。

鏡：撤開戰事不說，將來怎麼樣呢？

衛：縱使看就是我們的政府由抗戰中倉造新的中國，趨向於爲民衆謀解放的大路，在不久的將來戰事結束了以後，就是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那時候的中華民國一定是一個最和平，最幸福，最完美，最現代的國家出現。

鏡：我的意見是說……這個……嗯，我還是先去洗臉，我們等一等再談（起立）等一等再談（匆匆的走出右門。）

保：好，傳還是說，台兒莊大勝的實在情形吧。

衛：我受傷早了兩天，那當時的情形，我沒有親眼看見，後來在傷兵醫院我聽見一位參加台兒莊正面的受傷軍官所說的。嗚！那一戰比淞滬線的砲火猛烈的多了。

媽：（對衛）你還要喝藥嗎？

衛：等一等再喝吧，我先跟保弟。說這段緊張的故事。

媽：反正是兵兵兵兵的放槍放砲，死的死，傷的傷，報紙上早登過了。

衛：可是這次死傷之外，有一場空前的勝利是值得說一說的呀。

媽：從開戰打到現在，常是敗；勝一次，算什麼？

衛：是不算什麼，可是這次是消滅敵人最大的主力戰，不是普通的勝利。

保：姐姐，你讓他說呀。

媽：好，你說吧。

衛：我不說了，想不到你對戰事的厭惡跟敵兵差不許多。

媽：噢，我說錯了，好，你接着談吧。

（坐在衛旁）

衛：（聞見什麼似的）噫！

媽：什麼呀！

衛：你身上的香水味，打斷了我所要說的話。

媽：香水又得罪你了。

衛：不是，香水味是我好幾個月沒有聞到的了。唉，我們和這種氣味隔離得很遠了，也就是跟女性的氣味分別得太久了。

媽：你又說瞎話呢，前方不有許多娘子軍給你們打氣嗎？

衛：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已經不是平凡的女性了。她們也和我們一樣的裝束，一樣的工作，一樣的担任救亡抗敵的責任。我們在前線上所看到的是一望無邊的祖國的土地，所聞到的是敵人屠殺我們的大炮烟硝。在那種環境里，我們祇想到愛國，大家



結成了一條心，爲國家，爲民族，去跟鬼子拚命，爭取我們的勝利。個人的一切早置於度外了。

保：是呀！我們在球場上打毬就是這樣，到了戰場上那更不用說了。

媽：這樣說，你是證明你們在前線跟那些娘子軍沒有什麼關係了。

衛：是有的呀。

媽：怎麼樣呢？

衛：（興奮地站了起來，）就是我們同在爲民族謀解放而抗戰的目標下，前進，給敵人

一個嚴重的打擊。

保：這種話雄壯，雄壯。

媽：雄壯？在車站上我看他扶着拐杖下來，我幾乎哭出來了。弟弟你不記得那張電影一

七重天」里的那個青年，不就是把眼睛打瞎了回來的嗎？

衛：嘻，嘻，難怪你們對於抗戰是這樣的神經衰弱，看的是「TOPIC」的電影，聽的是

酒·醉人的山·音樂·閃閃的星·閃閃的露水。一旦看見我癩着腿，斷了胳膊，帶着彈藥和血腥的氣味回來，自然看不慣了。怕不僅聯想到電影上的悲劇，恐怕還會聯想到·想到。唉！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這像東亞從今以後，成了·一個不能跳舞的廢物了，對·是多麼痛的楚涼，是多麼慘淡啊。

媽：你胡說，我何曾有這麼想。

衛：哦，那還好。

媽：衛鄭，你來信從來沒有提到過你受傷的消息。我猛然看見你這樣，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你想在去年你還常和我攜着手出去散步。今天這隻胳膊已經不見了。我害

眼·怕·我難過，我真想哭。人·這是在騙我嗎？

衛：我的親愛的，我不過是弄傷了·隻手，你還必痛嗎？請你想想中國幾百萬里的土地，成千

成萬的人民被敵人奸淫屠殺，我們該怎麼樣心痛呢？

保：姐姐，人不過是民族的一個細胞，手不過是身體的一部份。

嬈：弟弟，你將來娶一個沒手的老婆。

依：可以的呀。如果有的話，底下的女性帶着光榮的創傷的還不見，大約她們是怕出不了

嫁吧。

嬈：你們倆聯合起來欺負我。

衛：不會，不會。小我的愛像個愛曲了你。嬈：我希望你能作這時代的女兒。我的手是

被敲折去了。我爲國家犧牲了一隻胳膊；我希望你能爲國家犧牲你的滿意。我們對

於這次抗戰，人人都要盡他所能的犧牲去幫助抗戰，除去民族的最大的禍患，爲我們

的孫孫造個美麗的花園。太還是你應當作的。

媽：是呀，我祇說我替你編過，我並沒有說我看見你成了殘廢，就想和你離婚哪。你

們：還不知好反的東西。

依：嬈，究竟還是嬈華比你比這些女子好，不妨害抗戰，但是我希望你更積極一點。

嬈：我不明怎麼講，請聽聽。

殘

夢

一七

衛：就是直接地幫助抗戰。

媽：你要我也去加入娘子軍嗎？

衛：那不過是方法的一種，就是你在後方也可以為前方的將士與戰區里的難民募捐從事救濟和安撫一類的工作。你要知敵人對於他們的軍隊的安撫工作，就比我們強，我們是要在處處地方勝過敵人才好。

媽：好，我從現在起我就試試我的積極一點。

（德祿手里拿一封電報走入。）

德：（對媽。）小姐，早點開好了，請姑爺去吃早點。

媽：衛邦，是給你拿來吃呢，還是你到飯廳里去吃？

衛：當然到飯廳里去吃了，你以為我怕走路嗎？

媽：那麼（伸手拉衛起來）走吧。

衛：走，弟弟。

保：好。

德：少爺。

保：什麼？

德：（把電報交給保）這是你的……

保：（接了電報。）哦。

媽：（站在門口反身說。）是情書嗎？

保：不是，是封電報。

衛：把精神別消耗在沒用的地方吧，老弟。

保：不會的。

媽：快些來吃點心呀（媽與衛走進飯廳去。）

保：就來啦。（拆視電報。）

德：（打算退去。）少爺，你沒有什麼事嗎？

殘

夢

保：你等一等。

德：什麼事？

保：你去給我把火車時間表找來。

德：是，（走到室內的一隅，找出一張行車表來。）

保：你看看北上快車是不是一點開頭。

德：（看了看那張表。）不是，這上寫着二十點零分開。

保：唉！二十點零分，就是晚八點，拿來。

德：（把行車表遞給保。）對了，對了。你瞧我的腦子不知道怎麼啦，愈來愈糊塗了，

你要接那一位呀？

（自言自語）

保：我是要知道北上的車什麼時候開，我又不是打聽南下車什麼時候到。你的腦袋的確

有毛病了。

德：嘻嘻，我就是想問你，你要送誰的行。

保：我不送誰，而是別人送我。

德：少爺，您有了差事了嗎？

保：有了。

德：是個什麼差事呢？

保：頂合我的意思，頂合這個時代的差事。

德：是不是你快要去做宣老爺家裏的駱馬官呢？

保：噫，這是正經事情嗎？

德：你的電報叫我猜，這輩子我也猜不着。

保：你聽：「泰來坊十號黃保華，工事需人，危險緊要，敢來即來，毋擾。」溫銘

祺」。聽見了沒有？

德：聽是聽見了，這意思可不火懂。

保：溫銘祺是我們學校土木工程學系的教授，他現在到了武漢前方去做工事，工事你懂

殘

毒

三

得嗎？

德：工事就是什麼戰壕啦，炮台啦。

保：對啦。這時候那兒正缺人，他上回來信就叫我去，我回他了一封信，說我願意去。

這個電報是他怕我胆小，說那特別說明那兒危險，說那兒來一次那意思就是說不敢去就別去。

德：那麼你到底是不去呢？

保：我當然去了。我自拿這宗獎校，憑什麼事還沒有幹過。我常常有這麼一個想頭……

德：你想什麼呢？

保：我想把在書本上學來的軍事建築的知識，在戰地上實驗實驗那是我的心願。

德：我想的事多啦，我天天想發財，可是從來就沒有發過一回。你想修砲台，有人請你去修，可也得老爺肯答應你去呀。

保：老爺他允許我很多的項。他許我自由戀愛。



德：是嗎？那是非自由不可的彈圈上蓋解車走與。

保：他許我思想自由，還許我事業自由。

德：話是不錯，老爺不見得肯願意要有死的自由呢。

保：修工事的地方雖說是相當危險，也還不見得「寒食死諸法」。

德：古人不是有這麼大句話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那意思就是說像寶貝蛋一樣

的兒子，連屋簷下邊都不許坐著，怕屋頂上的瓦掉下來砸著他麼？何況前線的炮

子，橡油開了鍋的這樣，你到那種地方去遊戰，還嫌他個小工作就感了，我法都比

你強。

保：你知道現在修的是鋼骨水泥的東西，我法並不是拿著鐵鍬挖土，我去去幹打樣和監

督一類的工作，我是自小把你看大的，你的話總比我會說，我說不過你。也許你不

信，咱們倆一同到老爺跟前說說，說我們倆那裏到那地方去，說說那老爺他能不能我

的假，他可不會叫你去。

殘 夢

二二

保：這算什麼呢？

德：你別瞧您是大學畢業生，你們都是念新書把腦子念直了去，連這種人情世故都不懂。

保：怎麼叫人情世故呢？

德：就是人有遠近厚薄，你怕死怕我的死來得遲要緊。

保：這是不公平的。

德：可不，不公平的事多着呢。老蕭病的是錢，怎麼能叫你去學？就叫我上大學呢？

要是那時我也上了大學，不學英文，把馬變皮西的，這錢還守不穩，就因為我沒有這種命。

保：爲什麼呢？一個人和一個人。

德：這就叫人情世故呀。要不去，我就去前方打仗，你就不能去呢。這也是人情世故。

保：（憤憤地。）我也是人，你也是人，你都能去死，我爲什麼不能去死，你的思想錯

誤。

德：這不是我想的，不對，不難叫世間上這種事多呢。

保：從我這兒起，我不這樣。

德：話呢也得說回來，你是老爺的獨養兒子，你冒一冒險，關係一家的香烟後代；這原本也不是鬧着玩的。

保：唉、德祿、你的知識究竟淺得很。

德：唉、少爺、你的大學就算白念了。

保：參加抗戰是人人應當的責任，你能去，我不能去，這叫什麼道理？

德：這叫人、情、世、故。

保：放屁。

德：少爺，你別急，我可沒有說您。

保：我罵的是人情世故，（探懷取出紙筆來，執筆作書。）德祿。

德：少爺。

保：發一封回電。（把電稿交給德祿。）

德：是、（接過電稿，有些躊躇。）少爺，您問問老爺再發這封電報好不好？

保：不，你拿去發了。

德：（激電稿上的字。）一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好，共二十八個字。

少爺，馬上去發嗎？

保：當然了，馬上去發。

德：等我伺候上邊吃完了點心再去發行吧。

保：不行，這就得去發。

德：是，去，去。（躊躇而退。）

保：愈快愈好？

德：快，快。（急忙由左門出室。保也隨着他出去。）

（德、衛、由正門步入，德已穿了長衫，吸着雪茄。）

衛：……抗戰期間前方真是過度的緊張，後方又嫌過度的沉悶了。

毓：誰說不是，愈抗戰愈覺得悶得慌，本來去年戰事剛剛發動的時候，我們連麻將都戒了。可是現在呢，悶得人要死，使我們又不能不開了戒，打我們的麻將了。

衛：也許是沒有下決心吧。

毓：咳、消遣、消遣無聊的歲月罷了。

衛：大概後方是無聊。我們在前方的人天天盼望在後方的人多賣些氣力，把前方的糧食、醫藥、服裝等等，接濟得充份一點，早點把敵人打退。我來到後方纔知道後方不能像前方一樣的緊張，難怪要覺得無聊，要得用麻將消遣這兒的苦悶了。

毓：好在我們打的是國產麻將，局面小得很，而且都是找熟朋友一塊來，輸贏都是自己人，並不傷我們的元氣的。

衛：麻將的勝敗雖然不關國家的生死存亡，我們祇覺得打麻將的時間犧牲得可惜……

毓：來也不能時時刻刻板着面孔，總也得找點閑空玩玩嘛。

衛：可是玩的方法多了，何必一定要打麻將呢？

毓：哼！你簡直太不成了。麻將是標準的消遣辦法，也是我們國寶之一。講起他的好處來，就好像打仗一樣。四個人彼此爭鬥，可以磨練人的智慧，又和圍棋一般的風雅。出了場大有飄然於世外之感。這種趣味是你們毛頭小伙子還沒有體會得到的呢。

衛：可惜這是一種現實的消遣。具有一種黏性的刺激。幹久了會消滅人的志氣的。

毓：我打麻將打了二三十年了。那會像你說的那麼嚴重。會消滅人的志氣。我在工作與麻將時間之餘，我也未嘗不精心地研究將來建國的問題上，譬如說我問你一句吧。『戰事結束了以後，我們怎麼樣呢？』

衛：抗戰還沒有半點結束的意思呀。

毓：爲什麼不能看遠一點呢，我雖是個近視眼，可是我總盡力往遠里看。（手往遠里一指。）『你瞧。』

衛：（順着毓霖指的地方看去。）那是一個花瓶。

衛：唉！你聽我說呀。這戰事結束以後，我看準了，中國一定需要大批建設人材，所以我常常想讓保華出國去讀書，等停了戰再回國。那一定正逢其時，從事新中國的建設，那麼……

衛：這是爸爸的深謀遠慮。不過這時候送壯丁出國，怕有人要說閑話吧。

衛：是的，但是的，那自然另有想法了。

衛：爸爸，你自己想好再說吧。

衛：衛邦，你說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工科是不是最有名呢？

衛：是的。

衛：我正計劃叫保華出國去讀書把戰事渡過去是一定可以實現我的理想的，這次抗戰對於我的損失是相當的大。

衛：損失很大嗎？

衛：究竟還是我的思想過頭，手脚快當，總算平安過來了，損失還勉強補上而有餘。

衛：這一戰爸爸收獲多少呢？

鏡：有限得很。

衛：大概有幾個單位？

鏡：還不到一個整數呢。

衛：那也很可觀了，能買七八架飛機了。

鏡：不過我是留着作文化建設用的。

衛：幫助抗戰不就是保衛文化嗎？

鏡：那是比較上總有不同了。你要知道，我有我的野心，我有我的計劃，祇要我本身不

生什麼毛病，渡過了這次難關，將來什麼都很有把握。

衛：爸爸，你還沒有上年紀，身體還這樣結實……

鏡：我不是僅指自己的身體，環境上也跟自己身體一樣，拿今天說吧，我本身就有點毛

病。



衛：怎麼呢！

毓：我看見你，癩着腿進來，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激。你想半子爲婿，女婿身體受了一半的損傷，就等拉我死了四分之一的兒子，這種刺激希望以後還是少來一點的好。

衛：我不希望你反對抗戰。

毓：我是極端贊成抗戰的，抗戰期中我們公司的生產紀錄是有進無退的，大約因爲抗戰堵塞了不少日本貨的輸入。我以為抗戰是爲了繁榮我們自己，抗戰不應當自己找罪受。

衛：不過藉國難來發財，也有些太過吧。

毓：唉！百十來萬在平常是個很普通的數目，那兒談得到發財？這筆款子也不是我自己享受。

衛：你捐給誰呢？

殘

夢

鏡：這個我是留着建設用的，每個月我總拿出收入的五分之一，捐到抗敵會。

衛：這是爸爸不在乎的。

鏡：然而也不能不算我慷慨了，我比那些連一個銅子也不肯捐的人們，我是大方多了。

衛：那是他們太不對了，你不能跟他們學。

鏡：自然，我也不過是爲了「破財免災」，化錢換個痛快罷了。（發現了桌上的一封信）  
報。（噢！

衛：怎麼？（忙着過來）

鏡：（摘了眼鏡去看。）這是什麼？

衛：是一封電報。（取閱電報）這不是有人約保華弟弟去服務嗎？

鏡：好。

衛：這是一樁值得慶祝的事呀。

毓：好，（從衛手奪過來電報。）毛病又來了，我可不叫他去。

衛：不叫他去嗎？

毓：在這個時候亂跑什麼呢。德祿、德祿、德祿。（媽，保由正門同入。）

保：姐姐，再等幾天，我也要到前方去了。

媽：你不要去一趟，也斷了一隻手回來。

保：儘管有這種可能，我自信我不會碰到。

毓：德祿，這東西跑到那兒去了。

媽：爸爸，叫德祿嗎？

毓：嗯，我叫德祿。

媽：德祿出去了吧。

毓：我問他這封電報是什麼時候來的。

保：這封電報。

毓：(嘆息)這這這這這。

保：剛剛來的。

毓：(把電報擄過去。)(這是什麼意思？

保：有人約我去建設要塞，來電報的人是我老師。他上次來信就說過，要給我一百元一

個月。

毓：三百塊錢就想買你這條命嗎？

保：我對這要為國出力，到不是重視這這這這這錢的。

毓：發這這這這這信給他。就說你不能夠去。

保：我已經發發發發發個回電了。

毓：(鬆了一口氣。)(怎麼說？

保：我說，我馬上就去。

毓：(站起來。)(什麼？

保：我怕他們等得我着急。

鏡：誰去發的電報？

保：德祿。

鏡：德祿、德祿、德祿。

（廚子由正門趕了進來。）

廚：老爺、您、您……

鏡：唉！不是叫你、我叫德祿。

廚：德祿剛剛出去了。

鏡：你趕快把他追回來。

廚：他上那兒去了。

鏡：他上電報局去了，快把他追回來。

廚：是。

殘

夢

三五

毓：快去呀。

厨：是，等我把圍裙解下來就回去。（仍由正門走出。）

（德祿這時由左門匆匆走進。）

德：少爺。

毓：德祿，你回來了。電報呢？

德：回條在這兒。

毓：發出去了？

德：是，發出去了。

毓：誰叫你發的！

德：少爺。

毓：（奔到保華面前）啊！保華你存心跟我過不去，是不是。

保：怎麼呢。爸爸？

鏡：你想幹什麼去？

保：我去做工事去。

鏡：你去找死去！

保：去做工事怎麼一定會死，況且……

鏡：況且，人家逃難還來不及呢，要你去送死你不能去。

德：少爺，是不是，你要聽了我的話，省了電報費，也省了我跑這一趟腿了。

## 第二一幕

黃毓霖的內客室，陳設摩登，除圖書字畫外，有牌桌一方，大約是打麻將的場所。茶几上放着一架電話機。左右有門各一，左門通外，右門通內室。正面是一扇落地長窗，可以通到外面。

（開幕時黃毓霖吃着雪茄來回的踱着，鑿定着自己的煩惱，忽然德祿由左門入）  
德：李先生到！

（李入）

毓：松樵兄！

李：霖公！人來了嗎？（李脫了長衫，德祿接過來掛在衣架上，然後出去。）

毓：你算先鋒隊，他們是六點多鐘才來，你今天怎樣這樣早。

李：來談談天，閑着沒有事。上次你在老董家裏成績，怎麼樣？



鏡：我是全軍覆沒了。

李：何至於這樣慘呢？

鏡：心境不順呀！

李：有什麼事值得這樣軍心不振呢？

鏡：有內憂耳。

李：究竟什麼事？

（德祿送茶進來，即出。）

鏡：因為我的那個孩子的事，直叫我頭痛。

李：保華世兄不是一向很謹慎嗎？

鏡：可惜他不大聽他老子的話就是了。

李：他想做什麼呢？

鏡：他想去自殺呀！

殘 夢

李：受了點戀愛的刺激嗎？

鏡：不是！唉！他呀，是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才弄到了這一張大學文憑，因為這樣一打仗呢，就把他出國的事弄就誤了，現在我還是想叫他出去，可是他現在不但不肯出去，反覺得做老子的要他去懷有什麼惡意似的，唉！我這輩子很少因為心事輸錢的，我就因為保華出國的事，很很輸了我一筆錢。

李：世兄他有什麼理由對於出國會這樣的反感呢？

鏡：誰能知道他是什麼心理變化呢，反正他是想去死！

李：死？談何容易！

鏡：他要去打仗去。

李：打仗也不見得是去死啊？

鏡：至少接近死啊，他說非常兵不能算愛國，這不是狗屁？那末請問不當兵就不能算愛國嗎？如果全國人人都是兵的話，那軍餉上那裏去籌呢？

李：這是要分工合作的。

毓：兒子是我的兒子，見解就跟我不一樣。

李：大約是年青人愛國愛到白熱化了，想去爲國犧牲，這種忠義的精神，也是你們黃家的光榮。

毓：光榮，謝謝！你說年青人愛國，難道老年人就不愛國嗎？

李：也許熱度比他們稍差一點。

毓：噯！我愛國比他早二十多年，比他多二十多年的愛國的份量，我知道怎麼樣愛國，我不怕愛國亂愛國的。你想拿一個大學畢業生去擋砲眼是多麼不值得的事情。

李：噯！拿着大學文憑擋砲眼也真是可惜。

毓：所以我想趁這抗戰的時候，打發他出去，將來留着用。國家的事，是應當看這一點的。現在有的是兵在前方作戰，何需要像保華這樣的一個人兩個人呢？

李：不過假若人人都覺得當兵是一件不合算的事，戰事更打不好了。

說：話不是這樣講法。

李：要怎樣講呢？

毓：中國有的是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仗也是死，爲什麼還不用他們去死，多保留一些優秀份子爲將來復興民族呢？

李：噢！……

毓：松樵兄，你想保非是我僅有的小犬，我對於他是相當的重望，我盼望他能繼續地完成學業踏到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我給他留着充份的經濟力，我給他留着很好的社會地位，我這給他介紹了一位很漂亮的女朋友，唉！做老子的能做到我這樣週到也算是很難得了。

李：霖公，用心良苦，不錯的，噢？

毓：什麼？

李：大世兄有個女朋友嗎？

鏡：有的，就是宣六爺的小姐，宣麗輝呀！

李：唔！

鏡：不好嗎？

李：不是，我問你，你要你少爺出國，徵求過宣小姐同意嗎？

鏡：他們還沒有訂婚呢，不夠徵求同意的程度呀。

李：你是不是說要世兄匹馬單刀橫渡太平洋呢？

鏡：我倒沒有想到該請宣小姐陪他一塊去。

李：霖公，你用心雖苦，也有失漏的地方。

鏡：怎麼？

李：你要知道國家固然是生命的一種，女朋友又何嘗不是生命的一部份呢？你只逼着他出洋，你不提他女朋友出洋，難怪你做老子的要失敗了，你還摸不清年青人的心理

呢！

殘

夢

四三

毓：噫，對了，我應當想到這一層的。好在那也不要緊，等我和宣六說說，也不成問題的呀。

李：不過遲了一點，而且也得增加點預算。

毓：再加一倍就是了，沒有什麼了不得呀！

李：那末，我們和大世兄商量一個結識怎麼樣？

毓：等一等，請你先和宣六通個電話再說。

李：宣六電話號？我忘了。

毓：七〇七〇七。

(李取電話)

李：喂，七〇七〇……

毓：七……

李：七〇七〇七。

毓：松樵兄，你的意思究竟比我靈活一些。

李：誇獎誇獎！喂喂喂！哪呀？——哦！宣公館嗎？——我是——我是泰來坊黃公館，

——六爺在家嗎？——呀？

毓：他在家嗎？

李：——喂！你說黃老爺請六爺聽電話——（李把電話遞給黃）

毓：我們約他來加入我們的戰團怎麼樣？

李：好的，看他有沒有別的約會。

毓：好！我來問他。

李：告訴他，我們是五個人做夢的。

毓：好！——喂！朗軒嗎？我是毓霖，——我們好幾天不見啦！今天你有事嗎？我們湊

湊怎麼樣？——這兒先鋒隊只有松樵一個人，他們都來，你來嗎？——你來我們五

個人做夢不好嗎？還參加什麼倒幕公司的股東會呀，——呀？——你一定不來？那

末我們改天見也好，——好，改天見，——好好好！再見！（將要放下耳機）

李：喂喂！你先別掛，你的話還沒有說呢！

毓：說什麼呀！嘔！喂喂喂！七〇七〇七！糟糕！喂！哪裏？噢！朗軒朗軒！哦！我還忘了一句話，——就是，就是這個，這個，——哦！我現在正打算叫我的小狗出國去讀書，這個，不知道你對你那位令媛有沒有這種計劃？唔！唔！我是說，如果能夠結伴同行的話，似乎彼此有個照應——是的是的！——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手續方面，我可以負全責，二年用費頂多過五不過六，——權當六哥贏的，笑話笑話！——我說令媛今兒有空嗎？能不能請她過來，我們談談呢？（讀）——好，再見。（掩住耳機向李）沒有什麼事了吧？

李：掛上吧。

毓：（向電話機）好！再見！（放下耳機笑嘻嘻地）成功了！

李：當然成功的了，一切事不要太想不穿，總有辦法的。



錦：我們到裏面屋裏去談談吧。

李：好！

錦：德祿！德祿！

德：（入室）老爺！

錦：把桌子預備好，客人快來了。

德：是。

（李，錦，二人由右門下，保華由左門入）

保：德祿。

德：（在收拾桌子）少爺，你有話也別跟我說。

保：怎麼？

錦：你跟老爺去說。

保：我是問你……

殘

夢

圖

德：你趕緊別問我。

保：你別去，你快去給我倒碗來。

德：你還是跟老爺去說的好。

保：（下）我要你去倒茶！老爺，你替我照照。

德：倒茶！噢！倒茶，是！是！

（李由左門下，媽由右門下，對李由左門入）

媽：弟弟，客還沒有來嗎？

保：什麼客呀？客人對客下。

媽：來打麻將的。

保：什麼？

媽：爸爸不是約人今天來打麻將嗎？

保：敵人眼看就要到麻將了，還打麻將？

媽：是在這里打劫離海鐵路遠着呢。

保：是在這屋子里打劫好。我離開這間屋子。（保憤憤開了落地長窗而去。）

媽：他笑不笑給那個人真有意思。

（老太婆捧茶入。）

德：哦，少爺呢？

媽：剛剛出去。

德：（摸不着頭腦。）少爺是怎樣進門的？（德又重出室。）

媽：（嫵媚地對着衛。）請坐！

衛：不要客氣，你爲什麼這樣高興呀？

媽：高興不好嗎？

衛：你的笑我覺得比敵人的空襲還要可怕。

媽：可是我也不能時時刻刻的哭呀。你想你這次出去打仗，居然沒有死。

衛：沒有死就沒有死吧，何必「居然」呢。彷彿我的沒有死是一種倖倖似的，你們都是些忍日病患者。

媽：反正你是回來了，而且還和以前差不多，祇是呢……

衛：腿有點癢。

媽：祇是你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兩隻手擁抱着我了。

衛：這話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我還不能跳舞了呢麼？

媽：所好的是，我倒不因為你斷手癢而不愛你，你說奇怪不奇怪？

衛：有什麼奇怪，這正如同現在的中國，雖是殘缺不全的版圖，但是中國人愛祖國的心並沒有消滅是一種道理。

媽：假如我不愛你呢？

衛：那豈不是同漢奸的心理一樣了嗎！

媽：所以我還是愛你，嗯……（看着衛）你站起來。

衛：站起來做甚麼？

媽：我看看你。（高聲地。）立正？

衛：（站了起來。）哦，站起來。

媽：你轉個身！

衛：你到底想幹什麼？

媽：（撮然而笑。）我要看看你。

衛：（一跛一點的走一個圓圈。）你覺得我像鐵拐李嗎？

媽：我是要端詳，端詳你像不像「斬筋結儷記」上的 *John Bullmore*。

衛：嗨！又是電影，又是電影！

媽：聽說一兩個世紀以前，法國情場上的勇士臉上的傷疤愈多愈好，傷多的人纔表示他的勇敢，纔表示他有保護他的情人的能力，是不是呀！

衛：可是，我們中國的兵士的創傷，是表示他忠勇地盡過他保護祖國的責任，比中世紀

傳奇所描寫的情場英雄要光榮，偉大，壯烈的多了。

媽：中國的兵士是不大懂得愛情的。

衛：不懂愛情嗎？中國的兵士也許是不懂愛情的。可是他們知道拿性命去抵抗侵略我們  
的敵人。祇要你能走上戰場，你就知道火線上的兵士是怎樣爲着整個民族的前途去  
奮鬥，這個奮鬥裏並不是和自己不發生關係的。譬如：像岳父的觀念。我認爲就有  
些不對，彷彿他還在迷戀着那些平時的夢境，極力想逃避這次的現實似的。他想把  
自己安置在抗戰以外，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

媽：（撇起嘴來）又說我的爸爸，你又說我的爸爸。

衛：我並不是專指岳父一個人，我是說後方有不少人，他們好像都忘記了他們是民族的  
一份子了。例如你吧。

媽：喲！你又說到我的身軀來了。

衛：你有這許多空閒，你爲什麼不能抽出些時間來幫助做些抗戰工作呢？

媽：好，我不再辱罵你了嗎？改天我就加入娘子軍，要不就去當看護去。

衛：對的，這纔是頂天立地的女子，這樣不僅對於國家有好處，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也會

過得有滋有味了。來會黨那陣子我也過着麻將日子的太太小姐們，還天天喊着無聊和煩

宣：悶了，悶了不說。

衛：德祿那會買小姐櫃保險箱進來，這中了一國保險的弊私。

媽：這櫃保險箱來那兒？那保險櫃怎麼想開了？

宣：媽，那櫃箱就在家嗎？

媽：在家呀，他在家等客人呢，有保險櫃在。德祿那會買少爺來

德祿是德祿，德祿由重門出講話。

宣：（毅然地）我是來找老伯的。

媽：弟弟是爸爸的代表，你找他無用的。

宣：媽，華姐姐。

媽：麗輝妹妹，（指衛邦）這是我的丈夫鄭衛邦。

宣：哦，鄭先生，我都認不出來了，我們以前見過面的。

衛：（奇異）見過嗎？

宣：您忘了，去年你們剛結婚以後我們在上海媽華姐姐介紹見過面的。

衛：我最近打了二十多天仗，回來以後，簡直有隔世之感，從前的事都想不起來了。

媽：他是健忘的很。

宣：鄭先生，您的胳膊和腿怎麼樣了？

衛：我參加淞滬戰役的時候，不幸中了一個砲彈的碎片。

宣：哦，可了不得。

衛：沒有什麼，我還是活着回來了。

（保華由正門進來。）

保：麗輝，你來了？



宣：是的，老伯打電話叫我來的。

保：請坐。

宣：謝謝。

媽：麗輝妹妹，你坐一坐，我還有點事，不陪你。（拉着衛郊）我們走吧，那事不是雞  
沒辦完嗎？

衛：（莫明其妙地）咳！什麼事呀？

媽：（使了一個眼色）你別管了。

衛：（想了半天）我實在不記得了。

媽：（拉着他往外走）嗨！這兒是情場，用不着你們戰場上的人在這兒添煩，你在這兒

人家不方便，你懂不懂？

衛：（恍然大悟。）哦！（對保宣。）對不起，對不起。（衛同媽由左門下。）

宣：保華，聽說你快要出發了。

殘

夢

五五

保：（爲異地）你怎樣知道呢？

宣：我聽我父親說的。

保：（誤會了。）哦！他們都知道了嗎？

宣：被知道了，聽說老伯還要叫我同你一起去呢。

保：啊！你有這種胆量嗎？

宣：去的人多了，我怕什麼呢？

保：你去固然很好，不過……

宣：不過對你有什么不方便嗎？

保：或者吧。

宣：會不會使你在交際上不方便呢？

保：我們是去吃苦的，那裏會有工夫交際呢？

宣：我聽人家說，那兒每個禮拜總舉行什麼跳舞會啦，什麼茶會啦，許許多多熱情的女

孩子圍繞着你們男孩子。那不是你們的好機會嗎？

保：麗輝，你描寫得太美麗了。

宣：回來的人都是這樣說。

保：那是他們胡說八道。

宣：不管怎麼樣，使我們分開是我所不願意的。我願意跟你去。具一即此。

保：麗輝，你真是勇敢可愛的女孩子。我喜歡你說這種話，雖然這是女子不容易辦到的。

宣：這有什麼辦不到？祇是我最怕暈船罷了。並沒言非出筆的困難。

保：真要去嗎？

宣：真要去。

保：用不着坐船的。乘平漢車一直就到了。

宣：（詫異地。）噢！你說什麼地方？

保：我說是平漢的前方呀！

殘 夢

五七

宣：啊，你不是出國嗎？

保：誰說的？

宣：我父親剛剛說的，要我坐汽車馬上來的，

保：（自語）我到外國去？

宣：你還不知道嗎？

保：我不知道，我就是決心到前方去做工專，並沒有作出洋的打算哪。

宣：怪不怪，這傳說怎麼這樣出奇啊？

保：怪不得我們的話驢唇不對馬嘴的，原來我們談論的中心不是一個地方。

宣：你從來沒有出國的打算嗎？

保：打算過，然而不是現在。

宣：現在呢？

保：現在我不是剛剛說過了嗎？我要到前方去做工專去。

宣：前方？

保：嚶，前方。

宣：那種地方多麼危險呢？

保：你以為前線沒有冒着危險的人嗎？

宣：你何必去呢？

保：那兒用得着我呀。

宣：那樣危險的地方，萬一不幸回來像了那位鄭先生就糟了。

保：如果沒有犧牲的精神，這日子還過得下去嗎？爲民族求解放，犧牲是每個人的條件，況且我是答應他們去的。

宣：答應的事，也不是要絕對實現的呀。

保：怎麼？

宣：你不是去年答應我今年和我訂婚的嗎？（赧然地。）可是你現在又不提了。

保：那話還是在蘆溝橋事變以前說的，現在抗戰高於一切什麼事都可以從緩的。

宣：這樣說出國的事不會實現了。

保：唔！除非在抗戰結束了以後，在抗戰期內，我沒有跑到外國去避難的勇氣。

宣：我們到外國去讀書的，我們的目的又不是去避難去，還怕別人說嗎？

保：不在國家危急當中出力，跑到外國去渡金，消耗不少國家的財力，自己的良心有

也說不過去。

宣：你輕輕放棄了這個留學的機會了。

保：留學的機會太多了，這一輩子我們至少可繞行地球二三十圈。現在沿太平洋航空線

已開航了，從中國往美國去用不了十來天的工夫，就可以到了，這有什麼稀奇呢？

可是我們這次民族解放的抗戰是我們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冤仇的總清算，這種歷史

上重大意義的一頁，是千年難遇的，放棄了是拾不回來的，這機會是非常寶貴啊。

宣：（感動地。）是的。

保：請你不要想這。

宣：你的話也有你的道理。

保：這次抗戰是民族存亡的關鍵，多少醒覺的同胞犧牲着他的一切，在炮火下支撐着祖國旗幟上的光輝。那種神聖悲壯的力量，深深地感動着我。我不能迴避這現實的需要，所以我決心到前方去儘出舉凡這當我的能力所辦得到的。

宣：你什麼時候走呢？

保：我三兩天內就動身。

宣：預料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保：在打勝了敵人以後。

宣：那不是很長久嗎？

保：也許在這期間裏，我還有休假回來的時候，好在平常我們可以通信。

宣：隔離真是一種無比的苦悶。

保：你也去找一點救國工作幹幹，一忙就忘了。

宣：我們爲什麼要把我們分開呢？（眼睛含了淚珠）

保：你要知道，這因爲我們的大敵正和整個的中國在搗亂。不僅你我在生離，而且還有許多美滿的情人在敵機轟炸下在死別呢。

宣：我們可以不在分別期間共同規定一個時間同時作一種祈禱，像……

保：那不太肉麻了嗎？分開就分開，誰叫我們所遇到的時間是這樣悽慘呢？

宣：保華，你變了。

保：我心里實在忍不下，敵人對我們這樣的欺凌。你知道當我們軍隊退出南京之後，敵人進了城屠殺了七八萬老百姓。那種殘忍，我們怎麼能讓這個魔鬼橫行在中國土地上呢？

宣：你不愛我了。

保：正因爲我太愛您，我不能看到連您也被敵人慘殺的時候來到。麗輝，我也不願意和



你分開，可是萬一有一天被敵人強使我們分離再永別，不如我們先把敵人打退。

宣：你的話很感觸我，你去吧。

保：麗輝，這是你的偉大。

宣：可是我離不開你，我能跟你一塊兒去嗎？

保：你還是在後方的好。

宣：我能跟你到美國去。我也能跟你到戰場上去。

保：你一定要去，那裏倒也有許多的事可做。

宣：你能擔任建築上的任務，我就能去參加救護工作。我願意永遠和你在一塊。（泣下。）

保：麗輝，不要哭，哭是怯懦的人沒有出息的表現，不是担当這超時代的苦工作的，不

是我們所應該的。（保和宣在擁抱在一起，這時電話機響了，號開聲由右門進來，

擬接電話。看見他倆正在擁抱，急慌忙退回，故意咳嗽了幾聲，從旁走進，李也跟

着進來，保菲忙去接電話。）

保：喂！泰來坊十二號黃公館，喂！你那兒呀？

毓：（對宣。）宣小姐來了。

宣：是的。黃老伯。李老伯。

毓：（對保。）誰的電話？

保：（掛了耳機。）錯了，爸爸！

毓：電話常開這種玩笑。

李：宣小姐不請坐！

宣：謝謝。是李太太的號。

毓：（笑噙噙地。）宣小姐？我剛剛給你們李尊大人打過一個電話。

宣：是的。家父告訴我，叫我來的。

毓：我有這麼一個動意，不知道宣小姐你以為怎麼樣？

宣：黃老伯有什麼見教呢？

鏡：「就是這個。」通判：「哦，宜小姐，你……這個，這個……哦，嗯，我的意見是說……」（實在說不下去，看了看李。）

李：（插言。）「霖公有二番很好的意思。」

宜（搖頭。）「這意思我還不太明白？」

李：「霖公有意送他大少爺出洋，趁這個機會，也想請……」

鏡：「不是令尊大人也寄想要你也出洋嗎？」

李：「不對了，霖公的意思很希望你們的擔保能塊走，這似乎彼此有個照應。」（李看了看

……）

鏡：「是的，是的。」

李：「霖公已經和令尊大人商量過，令尊大人覺得這是再好沒有了，祇要宜小姐同意的

話，至於手續方面霖公託人去辦。」

保：（糊塗。）「爸爸。」

宣：這個……

毓：祇是身體得要經過檢查，服裝和用品也得置辦起來，是相當麻煩的。

宣：剛剛我聽說……

毓：是的，是的，手續方面一切我負全責去辦。

保：爸爸！爸爸。

李：不過檢查體格之後，還要調整調整健康的。

保：（高興的。）爸爸！爸爸！爸爸！

毓：（不耐煩地。）誰！我又沒有死，你喊什麼！

保：你說出國是今年走，還是明年走？

毓：這是眼下的事呀。（轉身又去和宣說話。）

保：（插嘴。）爸爸，我不是已決定到前方法去建築工學去了嗎？

毓：（板了面孔。）什麼？

保：你忘了，我不是已經答應人家，我要到前方去修築工事去嗎？出國的事延長到戰事結束了再辦吧。

鏡：（強做笑容地。）那還不是說說就算的事，你還能真的去嗎？

保：（大爲不快。）怎麼能不去呢！我的回電早就發出了，軍事上的事是不能隨隨便便開玩笑的。

李：（忙上前解勸。）大世兄，前方究竟是危險的地方，我們的性命也要緊呀，這也不是隨隨便便開玩笑的事，況且霖公跟前祇有你一位，那……

鏡：（急燥地。）前方是多麼危險，就是你不出洋，你也別想離開家。

（外面傳進空空襲警報的迴聲，李呆住了。德祿由左門捧着一匣麻將牌慌忙走進來。）

李：（懷疑地。）這，這，是什麼？

德：你聽空襲警報。

毓：空襲警報？好多天不來了，今天又來了。

保：來高聲自語。（後方是安全地帶嗎？）

李：那自然是歐美最安全不過的，要是出國的話倒是頂保險了，大世兄，你瞧，宣小姐都願意去了，你何必……

宣：舉老伯，我沒有成見的，今年去也好，這要看保華兄的意思。

保：我以為出國讀書不是抗戰時應該的，我們應該多省一分買外匯的錢，多買一分軍

藥，我並不反對早日出國。

（德神在左桌前佈置一切，舉起麻將來倒在桌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毓：志正在正面長窗簾簾幕，突然聽見這個聲音，嚇得一跳。（什麼，什麼，什麼？）

毓：不是還沒有緊急警報嗎？

德：（歎然地。）是這牌響，還沒有發緊急警報呢？

毓：嗨！現在還搞什麼麻將啊！

## 第三幕

這是一間保華的書房，正面偏右是一扇樓梯甬道的門。偏左是一間大書架，靠牆立着，右牆有一門是通另一間房間的，但是那房間仍有出口，通着外面，左牆有一個窗子，室的四週牆上懸着中國的全圖和幾張風景照片，窗下是一張寫字台，室的中央放着一張小圓桌和幾把椅子，此外還有別的几樹椅凳分佈在適當的地方。

(開幕時，保華和德祿正忙着收拾行裝，圓桌上和書架下各放着一隻皮箱，兩人往來整理着東西。)

德：少爺，你是走定了，什麼時候回來呢？

保：戰事一完就回來。

德：戰事什麼時候能打得完呢？

保：等到把敵人消耗得筋疲力盡，我們的失地都收回來，就是打完了。

德：咱們拚得過他們鬼子嗎？

保：怎麼拚不過呀，我們都打了八九個月了。並沒有含糊他們，我們還在接着幹，打到底，非把鬼子打敗不算完。

德：怎麼我們的軍隊總是退呢？這是什麼道理？

保：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實力，才要退的；並不是打不過他們，我們要留着二百師的主力，留着慢慢打，愈打得時間長，鬼子愈沒有辦法，這是軍事上的策略。前人說

德：我真盼望能把鬼子打得大敗。

保：誰也這樣盼望。

德：有什麼法子能叫我們打勝呢？

保：祇要每個中國人都肯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支撐我們的主力隊伍打下去，就能辦得到。

德：這並不能算難事呀。



保：可是有很多的人對於抗戰滿不放在心上。

德：連國都不知道愛，真不是人作的。

保：你知不知道愛國？

德：我知道愛，可是，可是，祇能心裏愛愛就是了，誰讓我是個粗人，應當怎樣愛法？  
我還摸不清門路呢。

（太太由左門走進來）

保：媽，

太：保弟，你是今天去呢，還是明天走？

保：我預備今天夜里走。

太：你都帶着什麼東西呢？

保：爲了便於行動的原故，東西帶得很簡單。

太：你帶着錢嗎？

錢

錢

保：我還有點錢，祇是不大多，我因為是到前方去，我沒有向爸爸要。

沐：夠用嗎？

保：有八九十塊錢。

沐：那怕不夠用吧？

保：前方祇怕沒有接濟，我個人沒有什麼關係的。

沐：你爸爸，也就是這樣糊塗，祇知道痛，也可不知道替你想想。你上前方去已經夠危險的了，而且錢又帶得不多。（同情地）要不，我再添給你一百吧，大約夠維持些日子，到了那個地方，不夠的時候，寫信來向他要，他要是不給你，我會給你的，（拿出一疊鈔票）這是一百，你收好了吧。

保：（接了錢）謝謝你。

沐：我雖不是親生的母親，可是我為你打算比你爸爸強。

保：是的，這時代的母親就是母親，何必分什麼親母親，不是親母親的，我希望媽，你

「沒有兒子，可是你可以看待一切的中國青年都是你的兒子一樣，不用分什麼彼此，那才是真正的母親，民族的母親。」

太：「嘻嘻，我連一任母親都沒有當過。那裏來的那樣福氣啊。」

保：「你祇要站在母親的地位上來做你的事情，那就是你們作母親的責任。」

太：「我能做些什麼呢？」

保：「譬如，『慈母手中線，征人身上衣』，替前線的抗敵戰士們做些軍裝啦，那就是責任的一種。」

太：「噢，這種簡簡單單的母親，我是當得來，你的衣服有破了的嗎？交給我，去給你縫去。」

保：「這個……」

德：「少爺，你這一件衣裳就缺一個扣子。」

太：「好，我去給你釘上這鈕子。」（把衣服拿過去，開始滿處找什麼東西，）「給我一舉」

針。

保：針可沒有。

太：嗨，你這屋子連針都沒有，叫我怎麼能盡母親的責任呢，等一等我給你釘好鈕子再拿來，（太太拿着衣服走出右面的門，）

保：德祿，

德：怎麼啦？

保：我到旅行社買車票去，馬上就回來，頂多用不了一刻鐘，你把我的箱子先給我裝好了。

德：是啦，（保華由左門出。）

（毓霖和李先生由正門同進，毓駁着雪加，李吃着瓜子，彷彿從打麻將的空氣里走出來。）

毓：今天你又來晚了一步，驛伯昨天約他，他不來，今天沒有找他，他倒來了，所以把

你攆掉了。

李：我也不一定非打不可，沒有關係的，趁你在做夢的時候咱們談談天也好。

鏡：好，請坐，這是我的那個孩子的房間。

李：現在彷彿你是要拿出最後的父親的姿態來安定這個大局是不是？

鏡：我是不願意逼孩子，渾到這種地步，連好壞都不懂，（對德祿）唉，少爺呢？

德：少爺剛剛出去買……買……東西去了，立刻就回來的。

李：（看見了皮箱）他已經預備行裝，恐怕不能挽救了吧。

鏡：唉，我請你來替我幫忙，你先不要替我灰心呀。

（自己眼看見德祿仍在旁邊整理箱子，大為不快）你在這兒幹什麼？出去！

（德祿走出去。）

李：我說不是灰心，自古以來，做老子的苦，幾做兒子的苦，不能理解的。

鏡：我這一輩子不知道渡過多少難關，可以說很少失敗過，這一次是碰到兒子少爺的願

勝上，大有給老爺下不來台的趨勢。想到過去，顧到將來，我都不能不爭取我最後的勝利。你想我們這個家庭，就是我隻手空拳打出來的江山，在我勢力範圍裏，竟會弄得號令不行，這太不合我的理想了。

李：自下的中國那一點能合你的理想，合你理想的是中國早早恢復秩序。出谷郎早早做

謝：官。

李：老兄，這又矛盾了，實你既然贊成抗戰爲什麼又反對世兄參加抗戰，這叫什麼理想

謝：我認爲一批人抗戰也得益一批人等着辦戰後的善後，顧慮目前，也下能忘了以後，况且失地千里，不是我們黃家的罪過，我們盡盡收攤的工作，也就算不錯了。

李：我也這樣想，可是別人要拿出救國的口號來說，你能隨便的不愛國嗎？

謝：我並不是不愛國，不過像那些笨人的愛國方法，我是不幹的。

李：聰明人應當怎樣愛國呢？

鏡：無論幹什麼事都不能硬幹，愛國也得技巧一點，我之所以能混到這種地步，就是有一個訣竅，從來不逞冒頭，隨時避避危險的事情，走一步是一步，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李：蘇公，你也太愛惜羽毛了，這話是怎麼說呢？

鏡：松樵兄你又何嘗做過賠本的生意呢？

李：蘇公，我盡我的力量去勸他，假如我碰了釘子，你可不要怪我。

鏡：松樵兄，你就算救救我那個混蛋兒子的命吧！

李：蘇公，我最反對你這種成見，就是：你總覺得上前方法的人彷彿都回不來似的。

鏡：你看誰像我的那個女婿？蘇公，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李：蘇公，你曾經的脆弱似乎近於失常了，你要知道這次中日戰爭雖說兇猛，可是我們始終是站在有利的地位和敵人作消耗戰，並沒有其力和其力相拚，我們打了八九個

月死傷的數目也不能算太多，何至於像你所说的「生還無人」那樣悲慘，你把抗戰弄得過於悲觀了。

鏡：好，好，你不想戰，你上火線去好了。

李：如果你不信，咱們一塊到前方去一趟，實地試驗一下。但你不像打脆將那樣有把握的事。

（宣小姐由正門入）

鏡：啊，宣小姐來了。

李：宣小姐，你來得正好，保潔還是在圍着要去。

宣：我也跟他一塊去好嗎？

鏡：噢，他不是到美國去，他是到前方去呀。

宣：我知道。

鏡：那怎麼可以呢，我們在道兒正要你最後的挽留這個混蛋呢。



宣：他既然一定要去，就讓他去吧，老伯，你何必一定不讓他去呢？

鏡：你想他連婚還沒有結過，團……我是說，反正到前方去不是他自己吃虧嗎？

宣：他又何必一定結了婚才能救國呢。

奎：哎，哎，我看呢，他結了婚救國也好，不結婚也好，我們第一步還是先把他留住再說，如果他去了，我怕霖公這條老命真要活不成了。

宣：（敷衍着說）我可以勸勸他看。

鏡：這才是。

宣：保華兄在那兒呢？

鏡：他出去買東西去了，馬上就回來。

宣：我先去看看伯母去。

鏡：好的，等保華他回來，我再叫人去找你來，你可千萬留住他，不要放他走。

宣：是啦。

（宣小姐由左門出，保華由正門入。）

毓：唉！

李：大世兄，你可回來了，我在這兒恭候你老半天了。

保：李老伯。

毓：你上什麼地方去了？

保：我出去買車票去了。

毓：車票！（忿發不快，氣得轉身走到房角坐下。）

李：大世兄，你勢在必行了？

保：是的。

李：我瞧也不必一定這樣急急吧。

保：再遲了我怕失去這個機會呀。

李：這個機會也不是你們大學畢業生的事，中國的兵役法上似乎也沒有說起獨養子一定

要去打仗啊。

保：我祇是去修工事，並不是去打仗的。

李：那不跟打仗差不許多嗎。

保：即使去打仗，我現在也不能逃避我的責任的，國難當頭前方用得着我這樣的人，我就得去，管不着什麼大學生不大學生。獨養兒子不獨養兒子。

鏡：前方是要用軍事人才，那里用得着你，這不是搗亂嗎？

保：我們學校的一位教授，他是那兒的工程大隊的隊長，他來信說得明明白白要我去，工程上的事宜專家，也辦不到的。

鏡：要你去送死你也幹，簡直是狗屁，你也不替你老子想想，你是多麼不容易長大的啊。

保：我知道一個大學畢業生是不容易培養成的，可是全國動員對外抗戰也不容易碰到的，目下是用人的時候。而且需要我這個人，這是我的報國的機會，我怎麼能放棄

呢。

敏：你又不是去當前敵總指揮，去當的也不過是個小兵，有什麼了不得。

保：國家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人人應該參加抗戰，我們祇能以個人的能力的大小，選擇工作的輕重，我們是不能以個人的身份的尊卑，顧及地位的高下的，我學的是土木工程，就是担负修造一切建築物，在平時我充其量不過為一般資本家建造大樓，住宅，斷不像現在民族革命的大時代里為民族建設國防工事來得光榮，偉大，有意義。無論如何我是應當去的。

鏡：應當的事多了。

保：自然現在人人應當參加抗戰。

鏡：你說，像你老子這樣年紀的人，也得背槍桿上前線衝鋒去。

保：我不是說人人都要去當兵，我是說人人都應當參加抗戰，工、農、商、學、兵各種人都應當拿出各種不同的力量，和方法來分別担任抗戰工作解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毓：你說我應當擔任那一種工作。

保：以爸爸的身份、地位、能力、很可以援助前線軍事接濟，安撫後方流亡的難民，愛國的方法多了。

毓：（氣憤地）你這孩子出嘴就拿愛國來唬人，我是爲了增加將來的力量好意叫你出國去讀書，你反覺得我對你懷有什麼惡意，你這個不知長進的東西，真是個混蛋。

保：爸爸，我並不是說你要我出洋不對，我是說要我出洋的時候不對，在平時的時候出國讀書，是人人求之不得的，可是現在我不能夠採取這樣的輕鬆的路。

李：大世兄，你要明白，我們是長期抗戰，今天打明天還是打，報國機會很多，等你回來以後，將來並不是不能爲民族出力，我們還有將來啦。

保：李老伯，如果人人存心將來再辦，現在又何必抵抗呢？目前是最大的危機，渡不過現在，就不會有將來。

李：話是不錯，可是又何在乎世兄一個人身上呢？

保：民族革命鬥爭是沒有逃的理由的，要參加抗戰的人也不能分別誰應當去，誰不應當去，大家的事大家去做，你不看國外的華僑都一批一批的回國為國家效力嗎？他們為什麼不在國外待多些日子，等將來復舉中國呢？

毓：（忍不住）嗨，年青的混蛋（站立把語氣轉和平）如果你是領兵的軍長，去倒也沒有關係。你去呢？當的不過是一個工兵。開修的也不過是個戰壕。又不是去當關係大局的了不起的人物，打下旗，跑龍套的事你幹得也這樣起勁！

保：爸爸，我們是爲了抵抗敵人的侵略，才參加抗戰，我們不是爲了去做官，才去參加抗戰的。人不過是國家的細胞，我們的每個細胞都要拿着堅強抗戰信念，結成一個鐵的集團予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剷除百年的大患。

毓：嗨，細胞是什麼東西？

保：爸爸，我再解釋一句，譬如：我們建築房屋的每一塊磚是都有他的用處的，我們參加抗戰，正等於是房屋的一塊磚，你要知道小小的磚也可以建造一座萬里的長城！

我們的人和磚與細胞是一樣的。

鏡：（幾乎說不出話）我說，你這個孩子和混蛋是一樣的？

保：爸爸，你為什麼不用理智想一想呢？

鏡：就是你說下天涼了，我也不能讓你去。

保：我非去不行。

鏡：你是我的兒子，你就不能不聽我的話。

保：我是你的兒子，可是你的兒子也是民族一份子。

（鏡突然發抖，李松樵趕過來扶他坐下，這時太太拿着保華的衣裳由右門出來。）

太：（高興地）保華，你衣裳的鈕子我給你釘好了。

保：媽，謝謝你。

太：鈕在箱子里嗎？

保：好的。

鏡：（走到太太跟前，發怒地）你對於保華的出門幹什麼竟這樣起勁兒呢？他不是你的兒子。

太：哦，我替他釘鈕子這是好意呀！

鏡：哦，你鼓勵他出去是不是？你這不是慫恿他去嗎？

太：（開始火了）保華的事情是他自己要去的，又不是我慫恿他去的。怎麼啦？找起我的事來了！

鏡：他離開家對你有什麼好處？

太：是呀，他離開家不離開家關我什麼事呀？

鏡：那你熱心什麼呢？

太：（賭氣地）好，他是你的兒子，我替你招呼，招呼他，這犯了什麼罪狀？

鏡：（大聲地）我不讓他去！

保：我的車票都買好了，我非去不行。



毓：（指着保華，看着太太，）你看，你看是不是？是不是？

太：（對保華）保華，你別走！你真走了他曾怪到我的頭上的。（委曲得哭起來）

保：（走到太太面前）媽，你別難過。我去前方是爲了我自己的志願，甘心要去的不關

你的事。（轉身，對毓霖）爸爸。你不能把氣出在媽的身上，她同情抗戰，所以也

同情我到前方去工作，他好意幫助我參加抗戰，你不能說她不對，她還給了我許多

錢這就跟捐款一樣，也比你愛國多啦！

太：（對保華）你別說啦。

毓：（急發生氣）噢，我不愛國。

（德祿由正門進來）

德：（對毓霖）老爺。

毓：什麼事？

德：募捐的又來了，我說：「我們不是捐過了嗎？」他們說：「這是關於愛國的事，急

「多愈好」我說：「我作不了主還是讓我問問我們老爺去再說吧。」他們還在外邊等着呢。老爺，你說怎麼樣呢。

毓：（焦燥地，探懷取出一張支票，裝做大方地交給德祿。）這是兩千塊錢的支票。拿去捐了。（對保華）哼，我不愛國！

德：（接了支票）這全都捐了嗎？

毓：都捐給他們。

德：啊呀！

毓：你啊呀什麼，滾你的吧。

德：是老爺，不過客人催你去打牌呢！

毓：告訴他們說，我還有事。

德：是啦！

毓：（對着保華發威）今天豁着我的牌不打，我也不能叫你去。

(德祿剛走出正門，衛邦便走了進來)

衛：保華弟弟，你是明天早車走嗎？

保：我今天夜車走。

衛：一定了？

保：我是決定了可是爸爸死不讓我去。

衛：(對德祿)唔，爸爸，你也不必太堅決了吧，他既然願意到前方服務，就讓他去得了這有什麼呢？

德：嘿，保華不過是你的小舅子，又不是你的兒子，他也會憐他人之慨。

衛：我的假期滿期了，也要重回前方去的，而且是到火線上去，爸爸？我希望你可不要這樣的不愛國，不要這樣的反對抗戰。

德：誰敢說我不愛國。誰敢說我反對抗戰？

衛：如果贊成抗戰，就贊成到底，為國家犧牲到底。

（媽華，和宜小姐由右門入。）

鏡：我把今天打麻將的本錢，整整兩千塊錢，一下子都捐了，犧牲得還不夠嗎？

衛：您應當把你大部的收入。甚至於整個的家，自己的生命，都捐助了抗戰，自我犧牲那才是真正的贊成抗戰，現在是不能採用便宜的愛國方法，捐一千兩千塊打麻將錢就完事的。

鏡：你這不是高調嗎？就把我的老命也供獻給國家，又何濟于事？

衛：岳父，整個民族解放的戰爭，有力的應當出力，有錢的應當出錢，大家都應當盡他所有的責任。救亡的責任不僅是你一個人的，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大家的事，要大家分担，你說我慊他人之慨。可是你想別人替盡抗戰的責任，你自己保持原來的狀態，

（沉痛地）我不能不說你更會慊他人之慨。您是有社會地位的人，您不能這樣做的。

保：爸爸，「九一八」事變以後，在政府還沒有發動抗戰的時候，我們全國民衆一致要求政府，我們學校的同學也曾到南京請過許多次的願，哭求政府早日出兵，現在我

們政府在蘆橋事變的時候發動了全民抗戰打了八九個月雖說戰事我們還沒有失敗，可是我們也沒有得到最大的勝利。這是因為什麼呢？這就是因為後方的民衆還沒有拿出最大的力量來援助抗戰。不然的話，像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一個偉大的民族的中華，早已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撕成粉碎了，現在臨海，和長江都在吃緊關頭，中國的危機愈來愈大，我們如果不再把自私自利，取巧，苟安的心理打破，誤了國家，誤了民族，那時候再後悔也來不及了。

李：（逐漸地也被感動了，）嘻嘻：霖公我看既然大世兄這樣忠心赤胆，肯犧牲小我，而去救大我這種見地也真有道理，你也不必太……太勉強了吧，再說下去怕要鬧僵了。

敏：松樵，你怎樣也幫這孩子說話呢？

李：我認爲他的話，沒有一句不比你理由充足，我不是說屈心的話。

敏：（碰了李的釘子，轉身向宣小姐呼喚。）宣小姐，你說他一個人去怎麼行呢？

宣：要不，我同他一塊去。

毓：什麼。

宣：黃老伯，保華一定要去，你老人家又不讓他走，他一個人去吧，你不放心，不讓他走吧，他又不願意，這樣簡直沒有辦法了，你不是說他一個人去不行嗎？要死也是祇死他一個人，這樣可以放心，他又可以願意了，

李：唉，這也是個辦法？

毓：辦法，你們不是聯合起來跟我過不去嗎？不行，不行。

保：爸爸，你的思想是錯了，你的任性是這樣的妨礙抗戰，我不能不說你是不愛國。

毓：我不愛國，愛國是怎樣愛法。

（德祿引着一位打麻將的客人自正門走進。客人走到松樵面前。）

客：松樵，我起手就是紅中一坎，東風坐莊，白板開槓，發財一窩對倒，下家打了一個發財，可巧給髮伯單調發財攔胡。（對毓霖）毓霖，你說倒毫不倒毫？

毓：倒罷，倒罷。

客：霖公。你該上場去。

毓：（不耐煩地）等一等，我還有一點事。

客：現在輪到我做夢了，霖公快上場，等一會兒我還要報仇雪恨呢。

保：（看了看手錶）嗯，時間不早了，我該到車站上去了。

太：（站了起來）你還沒有吃飯呢。

保：媽媽我不吃了。（去提箱子）

客：霖公，你們少爺出門嗎？

李：呸，是的，大世兄要到前方服務，他在這里等着送行呢，麻將先等一等吧。

客：我們也應該對大世兄表示表示呀。

李：不用了，有毓霖的熱烈表示已經夠了。

保：爸爸，你們該坐莊的坐莊，該做夢的做夢，我是走了。德祿，把那隻箱子拿着。

再見，再見。

（保華大步由正門走出，德祿提着箱子隨着出去。）

毓：（目送保華出去急至衛邦面前）衛邦，衛邦，你說這怎麼呢？（衛邦搖頭不語）唉！

（轉到李前）老李，你爲什麼不拉住他呢，你爲什麼……

李：我覺得我沒有這樣大的力量。

客：（奇怪地）唉！這是在做什麼？

毓：（氣憤地）唉！你不要管！

宣：（有些忍耐不住，對毓說）老伯，我還是要同保華一塊去。

毓：你可不能去，宣老爺怎麼捨得離開你呢？

宣：他離不開我，我希望他也跟我一塊去。

毓：你同保華兩個人一路，你不怕有人說閑話嗎？

宣：炮火我還不怕呢何況別人的閑話，現在我還來得及，我去收拾東西去，再見，（由



正門奔出。）

鏡：哎，哎，這，這可不行，（對衛邦）衛邦怎麼辦，怎麼辦？

衛：你怕什麼？

鏡：他們是兩個渾孩子，怎麼能一塊上路呢？

————

衛：我聽媽華說，你不是還預備他倆要出洋嗎？

鏡：我說是危險呀！

衛：好，我送他們去好了，這怕什麼，然後，我再到前線繼續幹我的去。

鏡：你也是走？

衛：反正我的假期也快滿了，可以走了。媽華去裝我的箱子，我也今天走。

（媽華，衛邦，由正門奔出。）

鏡：咳咳，他們都走了，松樵，你的辦法呢？

李：罷公，我很慚愧。

殘 夢

九五

鏡：（傷心地）我有什麼錯處嗎？

李：你沒有什麼錯處，祇是你愛國的志不如他們就是了。

鏡：我心里真難過。

客：不要難過了，打一打麻將就忘了。

鏡：還打麻將？還打麻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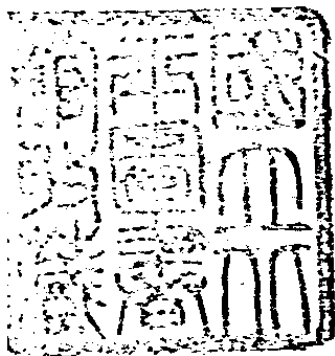
李：讓他休息，休息吧！

客：你不來了。

鏡：我不幹了。

客：這樣，我們的夢做不成了。

——幕終——



冊六年一月卅日

冊六年一月卅日

# 夢 殘

每冊實價國幣五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著者 吳 鐵 翼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民國路  
五十五號

